2000nian Womenjiehun 634321

2000年我们结婚

44.572
LSC



我们结婚

鲁书潮 王丽萍／著

C0359516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 一 章

1

故事发生在1999年的香港。

夜晚，香港一家小超市内，快到打烊的时分了。

女店主对仅有的几个顾客说：“收工了，收工了！”

一边说着，她一边忙着收钱，整理收银机。

超市内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……这时，从外面进来一个人，店主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收工了，明天再来吧！”

店主见对方没有声音，一抬头，惊慌地张大了嘴巴——一把枪对准了她！

站在她面前的那个人，头套黑丝袜，身穿牛仔服，正拿把枪对着店主，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。

店主吓得几乎瘫掉，突然她要伸手去拿电话，蒙面人一把抓住她的手！

店主发抖了：“你想干什么？我叫人啦！要做牢的啊！”

蒙面人把枪又对准她的头指了指，然后指指那个收银机。

店主只好慌里慌张地把收银机给蒙面人。

蒙面人一边拿枪对着店主，一边把收银机里的钱往包里放……当发现店主想反抗时，蒙面人非常敏锐地用枪指着她的

头！

钱拿光了……蒙面人一下子将她推到墙角落，墙角边，正好有一根木棍，店主连忙抓过来，就往劫匪的后脑打去，可是木棍却打在蒙面人的肩上，蒙面人回身就是一枪，女店主立刻倒在地上，嘴角还流着鲜血……

蒙面人看到那红得出奇的血，一下笑了起来！

一个男人也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舒静！你又在搞什么鬼！”

原来是一班人正在拍戏！

这时，导演挥挥手：“OK！算了，最后一组镜头完工！”

边上的摄像、美工和化妆师等工作人员都叫了起来：“哦！收工了！”

躺在地上的那两个演员都坐了起来，其中的蒙面人把带在脸上的黑丝袜拿掉，她居然是一个很秀气的女孩子，叫舒静。

那个演店主的女演员玲姐一边拉舒静起来，一边对她说：“阿静，刚才没有打疼吧？我可是用了真劲了。”

舒静笑了：“没有啊，玲姐，我倒想我刚才的那拳，也不轻哦。”

两个人都笑了。

这时，导演过来：“舒静，阿玲，待会大家一起吃关机饭。”

阿玲：“OK，导演。”

舒静也点点头。

夜，门口。

阿玲在等舒静，一会儿，舒静出来了，她犹豫地说：“玲姐，我

不去了……我明天一早要去上海。”

“你真的要到上海去进修？别傻了，阿静，你才刚刚开始演戏，眼见着会红起来，还不趁现在这个时候多接几部戏？等到了你玲姐这个年龄，就只能演这种店老板的角色了……”

舒静摇摇头：“人各有志，勉强不来的，我决定了。”

“再想想吧，当艺员是很残酷的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只见新人笑啊！你这一走，以后再回来，谁记得你？”

“拜托！玲姐，这不是念台词，唠唠叨叨的！我又不是一去不回了，我这次去上海是想联系一下，把名报上……真的要去进修还要等通知的……我还年轻，我希望自己的身上会有奇迹发生，玲姐，你是了解我的背景的……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多学多干，有朝一日一夜成名！”

阿玲看看她，她们之间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，阿玲点点头，指指她的鼻子：“我懂，不过……你别后悔！”

舒静却一脸的自信：“决不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了手机，对着电话说了起来：“喂？辉哥吗？我是阿静啊！对！你奶奶好些了吗……哦……我明天坐飞机到上海，你来接我？干什么来？看你奶奶啊！来了再说！没事的，是我要来的！拜拜！”

3

叶永辉是舒静的男朋友，是上海人，小伙子人挺精神，他和舒静之所以认识，是因为有一次舒静在上海拍戏，一个人逛街迷了路，结果叶永辉一直把她送回宾馆，两人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，结果就这样一来一往的，俩人好了起来。

接到舒静的电话后，他一早就请了假，到了机场，果然接到了舒静，他对这个香港女孩怪怪的心思有点捉摸不透，但他的心

情十分地好。

阿静看看叶永辉，一脸的得意，她有点夸张地说：“叶永辉先生，是很吃惊吗？”

叶永辉说：“你太叫人吃惊了……怎么说来就来了？让我再看看你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哦？”

阿静看看他，伸出手来在他眼前晃晃：“是不是梦？”

叶永辉一把拉住他的手，阿静笑了：“你奶奶怎么样了？”

“……奶奶今天出院。”

“你上次不是在电话里说，她有生命危险吗？”

“上次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了！小姐！拍戏拍糊涂了吗？”他看看阿静，“不过，阿静，你心真好，一说奶奶有病，你就过来看了……”

阿静看看他：“其实，这不是主要的……我想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表演，正好来报名……当然，也来看你啊！”

“坏蛋！原来一箭双雕……哎，告诉你啊，我考上巡警了。”

阿静愣了一下：“巡警是什么呀？”

叶永辉：“巡警就是在马路上的警察么，帮助市民啦，还有，找小偷啊……”

阿静笑了：“抓小偷？有没有搞错！”说着，她笑起来，笑得很开心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怎么，我抓不到小偷啊？我们怎么认识的？别忘了我是个武林高手啊！”

“好啦，师傅！哎，告诉你啊，昨晚我刚刚收工的戏里，我就是演小偷的……”

“那我当然抓啦！”

“那太刺激了！”

叶永辉看看她笑的脸孔，突然郑重其事地：“阿静，今晚上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家里去。”

阿静看看他，奇怪地问：“去你家？别开玩笑了！”

“我是认真的，阿静，我们谈恋爱么，该让家里人知道，而且，我奶奶今天出院，我也想让她老人家高兴一下。”

阿静看看他：“辉哥，不行的，我们……还没有到上你家去的地步，我不去。”

“去么！”

阿静撒娇了：“不去！”

“去么！当我求你不成吗？”

阿静看看他，慢慢地说：“OK！不过我要先回一下酒店。”

叶永辉点点头，车向酒店开去。

酒店前的广场。

酒店正在进行宣传活动，上面大写着：“欢迎你下榻我们酒店”，在门口搭起的小舞台上，三个流行歌手组合正在热情洋溢地进行着演唱，他们唱着的歌是《我们结婚吧》。

只见三个歌手狂热地唱道：“嫁给我吧！让我们结婚吧！嫁给我吧！让我们早晚在一起吧！”

舞台边围着许多人……人群里，我们看见了一身酒店制服的叶健康正在维持着秩序。

拥挤的人群里，舒静挤了过来，她好奇、惊讶、冲满了新鲜感，她挤过来，正好站在叶健康的身边。

正在这时，三个歌手唱到最后，他们用一种摇滚的方式歇斯底里地唱道：“我们结婚吧！”

一曲终了，四周的人都叫了起来，舒静也热情地鼓掌，叫道：

“噎！”叶健康忍不住看看她。

舒静也看看他。

这时，一个歌手叫道：“下面我们抛给大家幸运球，谁接到幸运球谁就有机会免费来酒店用烛光晚餐！”

另一个歌手叫道：“幸运球会带给你幸运啊！”

另一个歌手：“大家一起来啊！”

于是，周围的人都叫了起来，三个歌手一道将一个幸运球往空中一抛，正好抛到了叶健康的手里！

叶健康一愣，连忙将球给了边上的舒静，舒静一愣，叶健康一看，是个不认识的姑娘，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对不起！”然后马上走开了！

舒静愣了一下，这时，边上的人都叫了起来，舒静不好意思地看看球，笑了，她忍不住用目光去找叶健康，只见叶健康快速地进了酒店里。

这时，焦急的叶永辉过来了，他看见了舒静：“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你了！”

舒静一笑，调皮地将手里的幸运球一扬！“我就住这家酒店！”她说。

叶永辉一看手表，急了：“走啦，小姐！家里人都等急了……”

5

叶健康回到酒店办公室，将三个信封往桌上一放，抬头对三个歌手道：“谢了！”他看看三个歌手：“不过下次这种促销活动，千万别往自己人的怀里抛东西，让人以为我们舞弊，我这个公关部经理就很失职了。”

一个歌手：“OK！”

一个歌手：“很愿意为你们酒店效劳！”

还有一个歌手：“那个在你身边拿到幸运球的女孩子，该不会请你一道吃烛光晚餐吧？”

叶健康一笑：“开什么玩笑……”

这时，门口进来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她叫云姨……

叶健康一见云姨进来，忙喊道：“奶奶？”

云姨拉着叶健康的手，说：“你快和我去找你大奶奶……”

6

叶家，黄昏。

这是一栋老式的花园洋房，两层，只不过已经很旧了……

叶家的门铃“叮咚”地响了，叶家的二女儿叶中秋连忙跑着去开门：“来了来了。”

门一开，是叶家的大儿子叶清明，中秋不满地：“大哥你怎么才回来？妈出院你不接也罢了，你晓不晓得你的儿子我的侄子的女朋友晚上上门啊！当儿戏一样！”

这时，叶老太惠琴坐在沙发上说：“清明啊，你不接我也算了，我们叶家长孙永辉的女朋友头回上门啊，这可是我们叶家的大事啊！”

清明憨厚地一笑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我前脚出厂子，后脚就有人上门找我，还是老朋友介绍来的，在我那里订做一百套工作服，这不，又是签合同又是拿衣服样式。”

叶老太笑了笑：“没有怪你……你为你那厂子，妈不会怪你的。”

中秋一边张罗着上菜一边说：“大哥，你那厂子老是靠朋友帮忙也不是长计，现在上海的服装厂这样多，要是前几年，你做

工作服加工什么的，还有市场，可现在人家大厂也接这个活，你要有危机意识。”

叶老太说：“中秋，就别说你大哥了，他本身也不是做生意的料……一个旗袍设计师，能开现在的一个小厂，已经做得不错了。”

“晓得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，就趁早改行啊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，妈，中秋，永辉他们什么时候来？”清明说。

叶老太看看墙上的大钟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该来了吧？”

这时，门开了，叶老太、清明、中秋一道把目光对准门口。

只见一个清纯的女孩子从外面进来，她是中秋的女儿真真，此刻，她文静地说：“是我啊！”她见大家望着她，天真地一笑：“放心啦，外婆，妈，大舅，我没有逃课，表哥的女朋友来家里，我怎么能错过？再说，人家是香港小姐，又是演戏的，我想找她签名啊！”

这时，门铃响了：“叮咚！”

叶老太一挥手：“快去开门！”

说着，叶老太跟清明过去开门。

门一开，清明愣了，门口站着一个小伙子——是叶健康。

叶清明一见叶健康，连忙小心地回回头，轻声地问：“健康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真真也过来，脸上很惊喜地说：“健康？有空啊？”

这时，叶老太上前问道：“来了吗？”可一见叶健康，脸一下子沉了下来。

叫健康的小伙子回过身来，把他身后的云姨往前推：“叶老太太，我奶奶要找你们。”

叶健康身后的老太太——素云，别人都叫她云姨的，她此时站到了前头，她看看叶老太，又看看清明，轻声说：“太太！清明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真真。”

叶老太一见，一下子提高了声音：“谁叫你上这里来的！我不想见你！我永远不想见你！你给我走！”

云姨恳切地说：“我有话要对你说……听说你病了？”

清明连忙对叶老太低声说：“妈……人家既然来了……你就对云姨客气点吧！”

“就是，外婆！”真真也在一旁说。

叶老太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少插嘴！”然后严厉地对他们说：“你是不是来看看我死了没有？对不对？我死了你很高兴唉！我偏偏不死，我就活给你看看！一听说我病了，住院了，就赶紧过来看了，巴不得我有个什么是不是？有了什么你们就高兴都来不及了！是不是？来看我？猫哭耗子给谁看啊？”

叶健康到底年轻，他忍不住地说：“叶奶奶，我奶奶来看你是好心，你怎么这样说我奶奶！”

清明打圆场了：“健康……要不先带你奶奶回去吧……”

叶老太仍然是不依不饶地：“好心？她会有好心？她的好心早在50年前就叫狗给吃了……你问问你奶奶去，当初要不是她到我叶家横插一刀，叶家的老爷会死吗？她为了那点儿叶家的财产，她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她好心？她好心我就撞到鬼了！”

这时，中秋也从后面走过来，冷淡地说：“你们走吧，我们不想看见你们！”

云姨却急了，她说：“我是有话要说啊……”

叶老太不客气发话了：“关门！有话说到阴间去说吧！”

说完，她把门砰地关上了！把叶健康和云姨关在了门外。

清明叹口气，说：“妈，你何必发这样大的火……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！再说，人家已经上了门来了，这样做……”

叶老太不满地看看清明：“要你来打圆场？不是我说你，清

明，你对他们总是粘粘乎乎的……我知道你这个人心软，但你要弄明白，他们是我们的仇家！”

清明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妈！现在是几几年了？还仇家呢？你呀！老是忘不了过去，不利于你的身体健康的。”

真真也忍不住插嘴说：“外婆呀，我一生下来就听你们讲什么仇家冤家的，都是陈年的烂谷子的事情……真没劲！”

中秋一边说：“真真，怎么你也跟你舅舅一个腔？你对过去知道多少？”

真真看看他们，不解地问：“现在不是挺好的么！”

7

叶家人还在争论着，可叶永辉与舒静却一路说笑着，就在叶家门口，叶永辉和舒静看见叶健康和云姨迎面向他们走来。

叶健康看着叶永辉：“嗨！你好……”

叶永辉点点头：“嗨！云姨，健康……不到家里坐坐？”

云姨看看叶永辉说：“健康，那是永辉吧？”

叶健康：“是的。”

云姨：“呀……永辉，有空来看云姨哦。”说完，跟叶健康一道走。

叶永辉不自然地朝他们点点头，拉过阿静就走。

阿静还在回头看，这时，叶健康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阿静。

舒静奇怪地问道：“阿辉，你看到他们好不自在的么……别否认，我是演戏的，知道你什么时候的表情是装的，什么时候是真的。”

叶永辉看看她，叹口气，说：“我没法跟你说清的。”

“你跟他是对头啊？”舒静问。

“谁？叶健康吗？别乱说……”他发现阿静盯着他看。

“哦，他叫健康……你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叶永辉看看阿静，只好说：“说起来很复杂的……”

“复杂的事情可以简单地说。”

永辉想了想：“我的爷爷……他爱过两个女人……”

阿静点点头：“我明白，一个是你的奶奶，另一个就是外面的女人了？”

叶永辉奇怪地看她：“怎么你都知道？”

阿静眨眨眼睛：“这很平常么，从前香港很多的，一个老板讨好几个老婆，又不是新鲜事，戏里也常常有的，我还演过一个二太太的女儿呢……可这跟你现在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叶永辉解释道：“不过我爷爷没有娶二房。”

“那更惨，外面的女人连名份都没有。”

“本来我们叶家很好的，爷爷跟奶奶过得也不错……可是，自从爷爷在外面有了女人以后，爷爷就不理我奶奶了。还把家产什么的，全部送给了外面的女人……当时，我奶奶也很惨啊……”

“想象得出啊……”

叶永辉看看她，“那个女人为了独吞到手的家产，就把爷爷给害死了。”

“谋财害命，对吧？还怕你的奶奶找上门去，这样到了手的财产也会被拿走……这种版本的故事现在也有啊！”阿静轻描淡写地说，叶家的大事，在她眼里，就像一出电视剧，没有新意，且播过就算

叶永辉无奈地说：“你想想，爷爷是我们叶家的顶梁柱，他这一死，我们叶家从此就败落了。”

“所以你们恨那个女人？”

叶永辉看看她，点点头：“奶奶恨得厉害啊。”

阿静奇怪了：“不过说起来都过去半个世纪了，还老是忘不了干吗？现在做人要紧的是开心。”

“这话我们对奶奶说了无数遍了。”

阿静停下来看叶永辉：“我知道，刚才那个老太太是不是你爷爷从前的女人？”

叶永辉看看她点点头。

阿静犹豫了一下：“那个叫健康的是……”

“跟我同爷爷不同奶奶的叶家孙子。”叶永辉说，“算了，不提这些，瞧，我们到家了。”

灿烂的灯光下，一家人——叶老太、叶清明、叶中秋、真真、还有叶永辉和阿静围在桌边吃饭。清明和叶永辉不时地给阿静夹菜，中秋悄悄打量着她，真真也不时地看看她，叶老太笑着对她说：“阿静啊……今年多大了？”

阿静抬起头，笑了：“女孩子的年龄好像是秘密吧？不能说的。”

叶老太一愣，叶永辉连忙道：“阿静跟我同年的。”

叶老太又问：“你的爸爸妈妈都在香港？”

阿静一边吃一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妈妈死了很久了……”

真真轻声地：“那你爸爸呢？”

阿静抬起头看大家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大家一听都吃了一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。

叶老太咳嗽一声，说：“阿静，按我们大陆的规矩，你跟永辉

下一步发展下去，我们双方的老人就该见见面了。”

中秋察言观色地：“所以，也应当见一下你的爸爸。”

阿静站了起来：“对不起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

说完，走了开去。

一家人不由地把目光对准了叶永辉，叶永辉眨眨眼，露出一副无辜的表情。

清明忍不住地说：“她父亲……”

“是不是也死了？”

“不会有什么麻烦吧？”

“这个得搞清楚的……我们叶家从前可是大家族……”

这时，阿静过来了，她轻轻地故意地咳嗽了一下，大家不说了，一起微笑着看看她。

叶老太看看她，忍不住地问：“阿静，那你现在在香港一个人住？”

阿静一笑：“是啊……”

叶永辉看看大家：“阿静演戏演得蛮好的。”

真真一听来劲了：“阿静，你演过什么？说出来听听！”

阿静不屑地一挥手：“很一般啊，什么丫头啊，什么医院的看护啊……小配角，不出名的，我也才是刚刚出道的。”

真真却真心地说：“不过阿静，你长得这样好看，一定会出名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阿静很有志气的，这次来上海除了来看我们，还要到上海戏剧学院报名进修……呵，阿静，你要是到这里来上学，可以住在我们家啊。”

“是啊……我欢迎你的！你跟我住一起好了！另外麻烦你回香港后帮我搞一张舒淇的签名的照片！”

叶老太看看大家，说：“都别说话了，阿静……来吃菜，吃菜……”

阿静看看大家，说：“阿辉，我发现你们家，很温暖的。”

一家人都笑了……

吃完了饭，叶永辉叫了出租车送舒静回旅馆，车中，阿静感叹地说：“永辉，有家真好……围在一起吃饭，热热闹闹的，永辉，你好幸福。”

“我们家人很喜欢你，看出来没有？”

“是啊，我也喜欢他们……”

“嗳……家里人问你爸爸，你怎么……这样说啊……”

阿静警惕地看看叶永辉：“怎么？”

“他们肯定还会问我的……你知道，大陆人谈恋爱，就不光光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了，家里人还会问这问那的。”

“你是说他们会问你我爸爸的事情？”

“你从来没有说过，我怕他们问起来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”

阿静没有作声，可脸却沉了下来，到了酒店门口，她先下了车，叶永辉正要跟着下车，她拦住了他：“今天我累了，永辉，晚安。”

叶永辉半个人在车里，急急地说：“阿静……你生气了？”

阿静看看他，摇摇头：“如果你家里人问起我的父亲，你对他们说——他死了……拜拜！”说完，将车门一关，昂头进了酒店。

死了？！

车里的叶永辉一下变得莫名其妙起来，他叹口气：香港的女孩，难缠！

送走了叶永辉和舒静，叶清明想想不放心，便给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大华——也就是叶健康的爸爸，打了个传呼，之后便来到路口，等着叶大华，他是担心云姨的身体。

不一会，一辆出租车过来了，他上前一看，果然是叶大华，他对着司机叫了声：“大华！”便上了车，他说：“大　刚等你的时候，我看这水果不错，买了些，你带给孩子吃吧。”

叶大华边开车边冷淡地说：“不必客气了，呼我什么事情？”

清明想了想，“是这样的，今天晚上……云姨……到我家里来了。”

大华一听，立刻停下了车，转脸问道：“什么？我妈去你们家了？”他的脸严肃起来，“你们没有为难她吧？”

清明不自然地一笑：“你知道，我妈妈的性格……她嘴巴厉害了点……”

“她骂我妈了？”

“也不是……只不过……气氛有点紧张呗……不过，还好，你知道的，两个老人家老死不相往来的，结怨又那么深，要让她们一下子和平相处，也不是容易的，所以，我妈……对云姨……”

大华叫了起来：“我想得出你妈骂了她什么！”

“对不起了……我代妈道歉行不行？”

“你少在这里装好人！你以为你来道歉，我就可以不计较了？你别在这里假惺惺的了，我一样讨厌你！”

“大华，我们也都不小了，都五十出头的人了，何必呢？”

“你约我来就为这事？”

“我看云姨走的时候，脸色不大好，我怕她……受不了，你晚上回家，问问她。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你说……毕竟，我是叶家的长子。”

“清明！你也回家告诉你老妈，以后要是再这样对我妈，我不

会放过她的！”

说完，严厉地道：“你下车吧，我还要做生意呢！

叶永辉回到家，奇怪地发现家里的人都还没有休息，正聚在一起谈天呢，这倒是难得的，于是，他凑了上去。

只听叶老太对中秋说：“中秋，你倒是给我说说看，素云她这突然上门来找我，干什么？”

中秋一边看书，一边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不是说来看你吗？你病了呀？”

“外婆，她来找你肯定有事情的，你这样恨她，她何苦上门来自讨没趣呢？”真真看不懂了。

“想当初，文革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在一起游街，我都没有理她！”叶老太说。

“外婆，你也游过街啊？怎么没有说起过呢？”

“你以为说这种事情是好事啊？我想想都心惊肉跳的，说外婆嫁给了一个什么资本家，说云姨是外公暗藏着的地下姨太太，后来又挂了个名，叫做地下特务……其实，你外公也就是个建筑师罢了，谈得上资本家吗？”

“游街的时候我没有理她……后来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，在你外公的坟上，在路上，都碰到过她，还有她的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，她倒是能活，还很精神……那个儿子不声不响的，看得出是肚皮里做文章的人……倒是他的两个孙子孙女，拼命往上爬……这种无名无份家庭出来的孩子，除了拼命还能靠什么……不像我们家，好歹也是住洋房的。”

真真看看叶老太：“奶奶，难听死了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